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艾·辛格的魔盒

——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犹太智慧文..

# 艾·辛格的魔盒

——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

[美]辛格 (Singer, I.) 著 亚伯拉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辛格的魔盒 / (美) 辛格 (Singer, I.) 著; 方平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6

(犹太智慧文存)

ISBN 7-80211-233-8

I. 艾... II. ①辛...②方...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316 号

### 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话: (010) 66509360 66509366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

## 艾·辛格的魔盒（代前言）

“天地把存在过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唯有那些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透过稀疏的网唤回昔日的幻影。”<sup>①</sup>这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拉思·吉兰斯坦教授在1978年给艾·辛格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的第一句话。艾·辛格这位“伟大的寓言家和短篇小说大师”<sup>②</sup>，也被誉为“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正是他，写出了《傻瓜吉姆佩尔》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短篇小说名篇，挽救了一种行将衰亡的古老文化，“保留了东欧犹太即将消失的传统”，<sup>③</sup>从而以“充满了激情的叙事艺术”，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困境”。<sup>④</sup>

打开“艾·辛格的魔盒”，不仅储藏了非常神奇和扑朔迷离的故事，而且储藏了来源于犹太神秘主义的大量童话、轶事、智慧、迷信和往昔数百年的记忆。传统与变革的碰撞，自由思想和来世与虔诚的较量，以及古老家族被时代的瓦解和分化，给艾·辛格的文字插上了翅膀，幻化出无穷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创作了一个小天地和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这些奇特的作品中，妖魔鬼怪和幽灵，以及各种来源于犹太大众信仰宝库或他自己想象的地狱和超自然的力量，成了激情和癫狂的化身，以及实实在在的力量。在辛格的魔盒中，中世纪似乎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平庸与奇迹并存，现实与梦幻共生，昔日的血在悄悄流动，让人在阅读中难过但又不乏刺激和启示。他的作品中的许多角色以无可非议的资格步入了文学的伟人祠，那里生活着神话般的人物和永恒的伙伴，悲惨奇异的，有趣而动人的，命定而美妙的——各种既欣悦又痛苦，既卑劣又崇高的人。

艾·辛格的文学启蒙老师是比他大11岁的哥哥<sup>⑤</sup>，当时他和父亲经常在家里辩论。

①引自《魔术师·原野王》，（美）艾·巴·辛格著，陆煜泰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80页。

②引自《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傅景川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04页。

③参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一书，王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463页。

④参见《当代美国小说研究》，黄铁池著，学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28页。

⑤艾·辛格的哥哥名叫伊斯雷尔·约瑟夫·辛格，著名的意第绪语小说家，是当时东欧当代派犹太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他哥哥振振有词地质问：“您有什么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全能的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显过灵？基督徒有他们的经典，伊斯兰教徒也有他们的经典，如果我们说他们的经典靠不住，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经典是靠得住呢？”他还说：“住在犹太小镇上的那些居民是多么贫困和浅薄，他们除了《塔木德》外什么也不学习。整个世界都在进步，而犹太人仍然生活在中世纪。”每一次辩论，艾萨克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哥哥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每一次辩论，他的父亲总是高声喊叫，大骂他哥哥不信宗教，是个邪恶的人。艾萨克认为，哥哥的话“句句都非常有力量”，而父亲的辱骂正好证明他理屈词穷。在他哥哥的影响下，辛格在12岁时就偷偷阅读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小说，立志当一名作家，而放弃了做拉比，并于15岁时就开始用希伯来语写作。<sup>①</sup>17岁时，他开始用意第绪语写作，两年后，他为一个意第绪语文学刊物当校对。在华沙，他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却很早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撒旦在戈雷山》，还早在1919年就翻译了另两位犹太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时的华沙及东欧，大部分犹太作家仍以写犹太人的生活和宗教传统为主，辛格决定成为一个写世俗题材为主的作家，意味着他和传统道路的决裂，也和他的家庭及文化信仰发生了冲突，这一决定使他的父母感到很大震惊。他们认为，去当一名世俗意第绪语作家无异于变成一名异教徒，尤其是他在步他哥哥的后尘之后，对父母来说是一场悲剧。但是，他也将父亲的许多忠告深深铭记在心里。父亲认为，即使是非宗教文学，也不应该歪曲现实，因为每一位作家真正的使命就是讲真话和传递真理。另外，你可以不信仰上帝或摩西，但凡事要讲伦理，大作家应该大伦理家。歪曲现实的作家虽然会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永远创造不了伟大的艺术品，而且总是将伦理弄得不伦不类。<sup>②</sup>令辛格的父母深感欣慰的是，他的弟弟后来终于圆了他父亲的梦，成为了一名拉比。

1935年，他哥哥从美国给他寄来了宣誓书。从此后，辛格移居美国，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为意第绪语报《犹太前进日报》写书评、散文和小说。1945年后，他用意第绪语创作的长篇小说《莫斯科特一家》开始在《犹太前进日报》连载，3年后，他走上了一条饮誉世界的创作之路，先后有《庄园》《地产》《卢布林的魔术师》等8部长篇小说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7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两个剧本，3部回忆录、11部儿

<sup>①</sup>参见《美国小说发展史》，毛信德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373页。

<sup>②</sup>转引自美国《林萨路》杂志编辑理查德·伯金采访辛格的《辛格访谈录》。

童故事集，共三十多部著作出版。

辛格的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在他已发表的近二百篇短篇小说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生活在美国和波兰的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刻画了他们“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性格”；另一类描写幽灵世界，对上帝、撒旦、妖魔鬼怪、天堂、地狱、灵魂等作了离奇曲折和寓意深刻的描绘，充满着浪漫神秘色彩，堪称真正的“艾·辛格魔盒”。经常出现在他作品的是：拉比和罪人、知识分子和傻瓜、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企图拯救世界的人和宿命论者、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渎神者，以及鬼怪幽灵等。所以有的评论家说：“通过辛格的故事，活人和幽灵方便地来往着。”

辛格虽然是一位高产作家，但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说，只有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他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 一、故事有悬念和情节，必须引人入胜。
- 二、必须有激情写好这个故事，而且不写不行。
- 三、必须确信，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够写好这个故事的人。

故事必须让情节说话。一个小说家试图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去解说作品，这会使其作品短命。他主张写得明确、可读和有趣，不喜欢西方文坛中晦涩的意识流。在他看来，一个世纪中有一个乔伊斯、一个卡夫卡、一个普鲁斯特、一个福克纳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的意识流作家。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作家，如同其他任何时代的作家一样，广义上必须是精神娱乐的提供者，而不要光做社会及政治理想的说教者。枯燥无味的文选没有极乐天堂可言，而对那些不能激发兴趣、振奋精神，不能让读者感受到真正艺术所赋予的欢愉超脱氛围的冗长乏味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宽恕。”<sup>①</sup>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傻瓜吉姆佩尔，还是荡妇埃尔卡；无论是菲谢尔森博士，还是黑多比，无不是嬉笑怒骂、传神逼真的鲜活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作家设法将生命注入人物之中，那么他们，连同作者本人，永远活着。”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描写了一个消失了的世界？”他回答说：“一个英雄，不管他今天是否活着，是否20年后才死去，或是他20年前，200年前就死了，如果作家赋予他生命，他（或她）将是人类意识的一个活着的部分。”<sup>②</sup>

①引自辛格《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开头。

②引自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

辛格虽然算不得严格的犹太教徒，却是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有力而残酷的上帝”。他在经历了诸多饥饿和苦难，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逃到美国后，深感生命的残酷。二战中，他的家人在华沙全部罹难，无一幸免，他曾悲愤地说：“事实上，肉体 and 痛苦是同义词，如果选择了邪恶而得不到惩罚，选择了正义而得不到实施，那怎么可能还有什么自由选择呢？在所有这一切苦难的背后，是上帝无限的仁慈。”读了这段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辛格为什么对上帝的拯救和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了。而他思考的这一问题，也正是二战后无数犹太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在纳粹屠犹的时候，上帝究竟哪去了？最后有的人找到了答案：如果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时候没有上帝，人们的生活将更糟。因此，辛格认为，一旦人类只贪图眼前的欢乐，不但得不到温暖，同样会落得个烧死的下场。但是，他并不全面否定人类的欢乐，从而堕入苦修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泥沼。相反，他认为：“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屠场、一个庞大的地狱……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唯一补偿的是生活中小小的欢乐和小小的悬念。”<sup>①</sup>所以，他作品中的小人物尽管遭受命运的摆弄，历尽艰辛，但往往对生活却锲而不舍，他在嘲讽中流露着怜悯和同情，同时在幽默诙谐中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光芒。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所言：“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悲观并不是颓废，而是一种要拯救人类的强烈感情。他不屑于许多诗人纯粹的消遣娱乐之道，而是锲而不舍地探寻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他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开世事变迁之谜，试图找到苦难的根源，揭示处在残酷天理深渊中的爱。”

亚伯拉

2006年6月4日于北京

友情提示：尚有部分译者无法取得联系，请您看到本书后和我们联系，我们将按规定给您寄上稿酬和样书。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E-mail:boaitianshi@126.com

---

<sup>①</sup>转引自《美国文学简史》一书，董衡巽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65页。

# 目 录

# Contents

## 上 编

- |     |                 |
|-----|-----------------|
| 3   | 傻瓜吉姆佩尔          |
| 15  |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
| 29  | 康尼岛的一天          |
| 38  | 掘墓人             |
| 44  | 弄妖术的人           |
| 51  | 泰贝利和魔鬼          |
| 59  | 短暂的礼拜五          |
| 68  | 魔鬼的婚礼           |
| 75  | 布朗斯维尔的婚礼        |
| 85  | 施劳麦勒            |
| 94  | 玩笑              |
| 109 | 猴子杰泽尔           |
| 116 | 那里是有点什么         |
| 136 | 俘虏              |
| 149 | 扫烟囱工人黑雅什        |
| 153 | 皮包              |
| 169 | 奥勒和特露法——两片树叶的故事 |
| 172 | 胡子              |
| 178 | 渎神者             |
| 187 | 遁世者             |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198 | 主教的衣钵          |
| 206 | 外公和外孙          |
| 220 | 一次演讲           |
| 232 | 三次奇遇           |
| 244 | 打赌             |
| 253 | 死而复生的人         |
| 261 | 萨姆·帕尔卡与戴维·维什科弗 |
| 271 | 人老心不老          |
| 282 | 女扮男装求学记        |
| 302 | 大喜之日           |

## 下 编

- |     |               |
|-----|---------------|
| 315 |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
| 317 |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
| 321 | 我为何为孩子写作      |
| 322 | 辛格访谈录         |
| 341 | 尽力讲好我的故事      |
| 345 | 关于犹太作家和意第绪语作家 |
| 350 | 谈法国作家及其他      |
| 352 | 访谈            |
| 357 | 犹太好鬼          |

# 上 编



## 傻瓜吉姆佩尔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在学校里的時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一共有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最后一个绰号就固定了。我究竟傻些什么呢？我容易受骗。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道拉比的老婆养孩子了吗？”于是我就逃了一次学。唉，原来是说谎。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肚子也没有大。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我真的是那么傻吗？这帮人又是笑，又是叫，又是跺脚又是跳舞，唱起晚安的祈祷文来。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他们不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不是弱者。要是我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不过我生性的确不爱揍人。我暗自想：算了吧。于是他们就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听到一只狗在叫，我不怕狗，当然我从来不想去惊动它们。也许其中有一只疯狗，如果它咬了你，那么世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帮不了你的忙。所以，我溜之大吉。接着我回头四顾，看见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知道这就是他呢？他的声音像一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恶作剧和捉弄人的人发觉我易于受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试试他的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要到弗拉姆波尔来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尔平去了；吉姆佩尔，小霍台尔·弗比斯在澡堂后面找到了一个宝藏。”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第一，凡事都有可能，正如《先人的智慧》里所写的一样，可我已经忘记书上是怎样说的。第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我敢说一句，“嘿，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大家都看做是说谎的？”我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说的话，我希望至少这样对他们有点好处。

我是一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快要入土了。因此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

包师傅，我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一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都至少要耍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一个市集；古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养了一只小牛，吉姆佩尔，一只母牛飞上屋顶，下了许多铜蛋。”一个犹太教学堂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他说：“吉姆佩尔，当你用你那面包师傅的铲子在刮锅的时候，救世主来了。死人已经站起来了。”“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可没有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是聋子吗？”于是大家都叫起来，“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接着蜡烛工人里兹进来，用她嘶哑的嗓门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母已经从坟墓里站起来了。他们在找你。”

说真的，我十分明白，这类事一件都没有发生；但是，在人们谈论的时候，我仍然匆匆穿上羊毛背心出去。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唔，大伙儿都笑坏了！于是我发誓不再相信什么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把我搞糊涂了，因此我连粗细大小都分不清了。

我到拉比那儿去请教。他说：“圣书上写着，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是傻瓜。因为使他的邻人感到羞辱的人，自己要失去天堂。”然而拉比家的女儿叫我上当。当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已经吻过墙壁了吗？”我说：“没有，做什么？”她回答道：“这是规矩，你每次来以后都必须吻墙壁。”好吧，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于是她突然大笑起来。这个恶作剧很高明，她骗得很成功，不错。

我要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可是这时候，大家都忙于给我做媒，跟在我后面，几乎把我外套的下摆都要撕下来了。他们盯住我谈呀谈的，把口水都溅到我的耳朵上。女方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可是他们告诉我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她走路有点一瘸一拐，他们说这是因为她怕羞，故意这样的。她有一个私生子，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喊道：“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婊子。”但是他们义愤填膺地说：“你这算什么谈话态度！难道你自己不害羞吗？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里去，你败坏她的名声，你得罚款。”于是我看出来，我已经不能轻易摆脱他们。我想他们决心要把我当作他们的笑柄。不过结了婚，丈夫就是主人，如果这样对她说来是很好的话，那么在我也是愉快的。再说，你不可能毫无损伤地过一生，这种事想也不必想。

我向她那间建筑在沙地上的泥房子走去；那一帮人又是叫，又是唱，都跟在我后面。他们的举动像耍狗熊的一样。到了井边，他们一齐停下来了，他们怕跟埃尔卡打交道。她的嘴像装在铰链上一样，能说会道，词锋犀利。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绳子上晾着衣服。她赤脚站在木盆旁边，在洗衣服。她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长毛绒长袍。她的头发编成辫子，交叉别在头顶上。她头发上的臭气几乎熏得我气也喘不过来。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下，说：“瞧，谁来啦！他来啦，这个讨厌鬼。坐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什么也没有否认。“把真情实话告诉我吧，”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处女？那个调皮的耶契尔的确是你的小兄弟吗？不要骗我，因为我是个孤儿。”

“我自己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谁的鼻子尖就会弄歪。他们别想占我的便宜。我要一笔50盾的嫁妆，另外还要他们给我募一笔款子。否则，让他们来吻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非常坦率的。我说：“出嫁妆的是新娘，不是新郎。”于是她说：“别跟我讨价还价。干脆说‘行’，或者‘不行’——否则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我想：用“这个”面团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不过我们的市镇不是穷地方。人们件件答应，准备婚礼。碰巧当时痢疾流行。结婚的仪式在公墓大门口举行，在小小的洗尸房的旁边。人们都喝醉了。当签订婚书的时候，最高贵、虔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妇还是离婚了的女人？”会堂执事的老婆代她回答：“既是寡妇又是离婚了的。”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

唱啊，跳啊，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紧抱着一只奶油白面包。喜事的主持人唱了一出《仁慈的上帝》以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像在圣殿节<sup>①</sup>一样扔刺果。在致贺词之后有大批礼物：一块擀面板、一只揉面槽、一个水桶、扫帚、汤勺以及许多家用什物。后来我一眼看见两个魁梧的青年抬着一张儿童床进来。“我们要这干吗？”我问。于是他们说道：“你别为这个伤脑筋了。这东西很好，迟早要用的。”我认识到我是在受人欺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损失点什么呢？我沉思着：且看它结果如何吧。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都发狂。

## 2

晚上我到我妻子睡的地方，可是她不允许我进去。“唷，得了，要是这样，他们干吗让我们结婚呢？”我说。于是她说：“我月经来了。”“可是昨天他们还带你去行婚前沐浴仪式，那么月经是以后来的，是这样吗？”“今天不是昨天，”她说，“昨天也不是今天。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滚。”总而言之，我等着。

过了不到4个月，她要养孩子了。镇上的人都捂住嘴窃笑。可是我怎么办？她痛得不能忍受，乱抓墙壁。“吉姆佩尔，”她叫道，“我要死了，饶恕我！”屋子里挤满女

<sup>①</sup>圣殿节，在阿甫月（犹太历11月）9日，纪念古代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

人。一锅锅开水。尖叫声直冲霄汉。

需要做的是到会堂里去背赞美诗，这就是我做的事。

镇上的人喜欢我这样做，那很好。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念赞美诗和祈祷文，他们对着我摇头。“祈祷，祈祷！”他们告诉我，“祈祷文永远不会使任何女人怀孕的。”一个教徒在我嘴里放一根稻草，说：“干草是给母牛的。”另外还有些类似的事情。上帝作证！

她生了一个男孩。星期五，在会堂里，会堂执事站在经书柜前面，敲着读经台，宣布道：“富裕的吉姆佩尔先生为了庆祝他养了个儿子，邀请全体教友赴宴。”整个教堂响起一片笑声。我的脸上像发烧一样。可是我当时毫无办法。归根到底，我是要负责为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的。

半个镇上的人奔跑而来。挤得你别想另外再插进一个人来。女人拿着加过胡椒粉的鹰嘴豆，从菜馆里买来一桶啤酒。我像任何人一样吃啊，喝啊，他们全都祝贺我。然后举行割礼，我用我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愿我父亲安息。大家都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我老婆两人。她从帐子里伸出头来，叫我过去。

“吉姆佩尔，”她说，“你为什么一声不响？你丢钱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你对我干的好事！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她会再死一次。”

她说：“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愚弄一家之主？”

“你怎么啦？”她说，“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啦？”

我看我得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以为这是对待一个孤儿的办法吗？”我说。“你养了一个私生子。”

她回答：“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吧。这个孩子是你的。”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呢？”我争辩说，“他是结婚后才17个星期就生下来的。”

她告诉我孩子是早产的。我说：“他是不是产得太早了？”她说，她曾经有一个祖母，怀孕也是这么些时间，她类似她的这位祖母，好像这一滴水同那一滴水一样。她对此起的誓赌的咒，如果一个农民在市集上这样做了，你也会相信他的。坦白地说句老实话，我不相信她。不过第二天我跟校长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亚当和夏娃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睡到床上去，等到他们下床时，已经是4个人了。

“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夏娃的孙女。”他说。

这就是事情的原原本本。他们证明我愚蠢。但是谁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原由呢？

我开始忘记我的烦恼。我着迷地爱这个孩子，他也喜欢我。他一看见我就挥动他

的小手，要我把他抱起来。如果他肚子痛，我是惟一能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骨环<sup>①</sup>和一顶涂金的小帽子。他总是受到某个人的毒眼<sup>②</sup>，于是我就得赶快去为他求取一张符篆，给他祛邪。我像一头牛一样做工。你知道家里有个婴儿要增加多少开支啊。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我不想说谎。我也没有为此而厌恶埃尔卡。她又发誓又赌咒，我没有对她感到腻烦。她有何等的力量！她只要看你一眼，就能夺去你说话的能力。还有她的演说！油嘴滑舌，出口伤人，不知怎么的还充满了魅力。我喜欢她的每一句话，纵然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

晚上我带给她我亲自烤的一只白面包，还有一只黑面包以及几只罍粟籽面包卷。为了她，每一样能抓到手的东西我都要偷，都要扒：杏仁饼、葡萄干、杏仁、蛋糕。我希望我能得到饶恕，因为我从罐子里偷了安息日的食物，那是妇女们拿到面包铺的炉灶里来烤烤热的。我还偷肉片，偷一大块布丁，一只鸡腿或鸡头，一片牛肚，凡是我能很快地夹起来的我都偷。她吃了，变得又胖又漂亮。

整个星期我都得离家住在面包房里。每逢星期五晚上，我回家来，她总要找一点借口，不是说胃痛，就是说肋痛，或者打呃，或者头痛。你也知道这些女人的借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段痛苦的经验。真叫人受不了。再说，她的那个小兄弟——私生子，渐渐长大了。他打得我一块块肿起来，等到我要还手打他时，她就开口了，狠狠地咒骂，使我只觉得一阵绿雾在我眼前飘荡。一天有十来次，她以离婚来威胁我。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不告而别，不再回家。但是我却是忍受这种处境而一声不吭的人。一个人要干点什么？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

有一天晚上，面包铺发生了一桩灾难。炉灶炸了，我们铺子里几乎起火。大家没事可干，只得回家。于是我也回家了。我想，让我也尝尝不是在安息日前夜躺在床上乐趣。我不想惊醒睡熟了的小东西，蹑着脚走进屋子。到了里面，我听到的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鼾声，而仿佛是两个人在打鼾，一种是相当微弱的鼾声，而另一种仿佛是快要宰的公牛鼾声。唉，我讨厌这种鼾声！我讨厌透了。我走到床边，事情忽然变得不妙了。埃尔卡身旁躺着一个男人模样的人。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嚷叫起来，闹声足够把全镇的人都吵醒。可是我想到了，那样会把孩子惊醒。我想，像这样一点点小事情为什么要使一只小燕子受惊呢。那么，好吧，我就回到面包房去，躺在一只面粉袋上。一直到早晨不曾闭眼。我直打哆嗦，好像患了疟疾。“我蠢驴当够了，”我对自己说，“吉姆佩尔不会终身做一个笨蛋的。即使像吉姆佩尔这样的傻瓜，他的愚蠢

①骨环是给婴儿长牙齿时咬嚼的。

②按照迷信说法，有一种毒眼能使人遭殃。



也有个限度。”

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求教。这事在镇上引起很大的骚乱。他们立刻派会堂执事去找埃尔卡。她来了，带着孩子。你猜她怎么样？她不承认这件事，什么都不承认，语气硬得像骨头和石头！“他神经错乱了，”她说，“我是不懂梦里的事情的，不懂见神见鬼的。”他们对她叫嚷，警告她，拍桌子，但是她却开她的炮：“这是诬告。”她说。

屠夫和马贩子站在她一边。屠宰场的小伙子走过来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注意你，你是一个可疑的人。”这时候孩子把屎拉在身上了。拉比的圣坛<sup>①</sup>那儿有约柜，那是不准亵渎的，因此他们把埃尔卡送走了。

我问拉比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立刻跟她离婚。”他说。

“如果她不答应怎么办？”我问。

他说：“你务必和她离婚，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一切。”

我说：“呃，好吧，拉比，让我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他说，“你不能再和她同住一间房了。”

“如果我要去看孩子呢？”我问。

“别管她，这个婊子，”他说，“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

他作的决定是我连她的门槛都不可跨进去——在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再进去。

白天我还不感到怎么烦恼。我想该发生的事情必定要发生，疮必定要出脓。可是到了晚上，当我躺在面粉袋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太伤心了。我难以抑制地渴念着她，渴念着孩子。我需要的是发怒，可是那恰恰是我的不幸，我不能使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真正的愤怒。首先——我就是这样想的——谁也免不了有时候会犯错误。在你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错误。大概和她在一起的那小伙子引诱她，送她礼物等等。而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所以他哄得她同意了。不过后来她既然否认这件事，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幻觉是有的。明明看见一个人影，或者一个侏儒，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等你走近了，却没有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要是真的这样，我对她太不公正了。当我想到这里，我就开始哭了。我啜泣着，眼泪流湿了我睡的面粉袋。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告诉他我弄错了。拉比用羽毛笔写下来，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他必须重新审理整个案子。在他结案之前，我不能去接近我的老婆，但是我可以请人给她送面包和钱去。

---

<sup>①</sup> 圣坛是会堂里信徒座位前的地方。拉比就在那里主持宗教仪式。